

少年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耿济之 译 凌永放 校



外 之 出 版 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少年

下

[俄]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耿济之 译

凌永放 校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第三卷

第一章

—

现在我写的，完全是别的事情。

我一再声明：“写点别的，写点别的。”可自己却总是继续一行行地写关于自己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已经有一千遍宣告过，我并不打算描写自己，而且我在开始写的时候，就坚决不愿意这样做：我十分明白，我对于读者是毫无用处的。我要描写，而且想描写的是别人，而不是我自己，如果我自己被卷了进去，那只是可悲的失误，因为不管我如何想避免，可最终还是无法避免。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，我在如此热切地描写自己的奇遇的时候，我也就借此给人们一个因由去想，我现在也还是和当时一样的人。读者会记得，我已经屡次感叹过：“如果能改变过去，一切重新开始才好呢！”要是我现在没有彻底改变，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我就不能发这样的感慨了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。但愿有人能够体察到，我是多么讨厌这些申辩和开场白，甚至在札记写到中途时，还不得不插进这些东西。

现在言归正传。

我在昏迷了九天后清醒过来时，还只能算是复活，而不是康复。当然，如果就“复活”的广义来讲，我的复活是很荒唐。如果这事发生在现

在，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。我的理想，也就是情感，仍然只集中于一点（我以前已经说过许多次了）：我要彻底离开他们，但这一次我一定要离开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只是千百遍的给自己设定这个任务，却始终实行不了。我不想对任何人进行复仇，我可以发出这个誓言——虽然我受尽了大家的耻辱。我准备无嫌恶，且无诅咒地走开，但我希望有自己的力量，真正的，离开世上任何人而独立的力量，然而我竟差点儿顺应了世上的一切！现在我记下我当时的这个幻想，并不是作为一个意念，而是作为当时的一种强烈感受。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，还不想理清这种感觉。作为一个病人，我无力地躺在韦尔西洛夫的屋内——他们把这屋子腾给我，当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软弱到了极点：我躺在床上，好像是一根草梗，简直不像个人，而且还不仅因为生病的缘故，——这真是使我感到屈辱！于是从我内心的最深处，升腾起一种抗争，我被一种反无限夸张的傲慢与挑战的情绪弄得透不过气来。我甚至不记得，从我有生以来，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康复的最初那几天，充满了更加强烈的傲慢情绪了。

但我暂时沉默着，甚至决定一点也不去考虑！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的脸，努力从那些脸上猜测我所需要的一切。显然他们并不愿意盘问，也没有露出好奇的表情，只和我谈论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。这使我很开心，同时也使我伤心：我不想解释这种矛盾的感觉。我看到丽萨的时间要比看到母亲的时间少，虽说她每天上我这里来，甚至每天两次。从她们谈话的片断里，以及从她们的神色中，我断定丽萨有很多事情需要在外边奔走，她甚至时常为了自己的事情不在家：一想到她可能在忙“自己的事”，我似乎感到很难受，不过这一切只是病态的，纯粹是病人生理方面的感觉而已，不值得加以描写的。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也几乎每天上我这里来，虽然对我并不怎样温和，但至少不再像以前似的骂人了，这反倒使我感到懊恼，于是我干脆直接对她说：“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，您在

不骂人的时候，真让我感到沉闷。”“那么，我不上你这里来就是了！”她掉头就走。我却很高兴：总算把一个人赶走了。

被我折磨得最厉害的是母亲，我动不动就对她发脾气。当时我已经食欲大增，所以总是不断的埋怨饭菜端来太晚（其实根本不晚）。有一次，母亲给我端了汤来，开始照平常的样子，亲自喂我，但是我一边喝，一边不断的埋怨。突然我对自己总是这些埋怨而感到沮丧：“我也许只爱她一人，却还要折磨她。”但是怨恨没有消除，我怨恨得突然大哭起来，而可怜的她竟以为我是因为感动而哭的，便俯下身子，开始吻我。我勉强忍住，在这一瞬间我确实恨她。但我毕竟爱着母亲，那时候也爱，根本不恨她，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：你越是爱那个人，就越要欺负他。

最初的几天，我真正恨的只有医生一个人，这医生年纪很轻，却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，说话强硬，甚至没有礼貌。他这种人好像在昨天，在学问上，突然有了什么特别发现似的，其实昨天并没有发生特别的发现，但这些“平庸之辈”和“市井之徒”向来都是这样的。我忍耐了许久，但终于突然爆发了，我当着全家的人对他宣布，他不必再上这个家门来来，我根本不需要他也会痊愈，并说他虽有一副务实的派头，却满脑子都是偏见，不明白医学还从来没有治愈过任何一个人，而且，想必他本人还十分缺乏教养，“正和现在的那些技师和专家一样，最近以来居然在我们面前把鼻子翘得老高”。医生听了之后十分生气（这正好可以证明他确实没有什么教养），但还是照来不误。最后，我只好对韦尔西洛夫说，如果医生再上门，我要对他说出比之前更难听十倍的话。韦尔西洛夫只说：我说的话已经够难听了，再难听一倍是不可能的，更不用说是十倍了。我很高兴他指出了这一点。

这可真是个人物！我指的是韦尔西洛夫。他，只有他是一切的原因，——可结果如何呢：当时我唯独没有对他耍脾气。倒不仅仅是因为他

对我的态度赢得了我的好感，我想，还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感觉到，我们彼此应该多多地互相解释……而且正因为如此，最好还是永远都不要互相解释。在这种生活中，能够碰上这么一个聪明人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！我已经在我的故事的第二卷中预先交代过，他非常简明扼要地告诉，现在已经被拘留的公爵如何写信给我的事情，还谈到泽尔希科夫如何做了对我有利的声名，等等。因为我决定沉默，所以只是干脆地对他提出了两三个极短的问题，他清楚而且确切地回答着，但完全没有多余的话，而且最妙的是，没有多余的情感。多余的情感也是我当时最惧怕的。

我绝口不提兰伯特，但读者当然已经猜到，我一起在想着他的事。我有好几次在病中的呓语里提到兰伯特，但等我清醒过来之后，经过对他们的察言观色，很快就明白关于来兰伯特的事情还是一个秘密，他们一点也不知道，包括韦尔西洛夫都在内。我当时很高兴，不再担心了。但后来我才知道我想错了，令我吃惊的是：原来兰伯特在我昏迷的时候就已经来了，但韦尔西洛夫没有对我说起这件事情，因此我断定，我对于兰伯特来说已经永远消失了。然而我却经常想起他，更有甚者：想起他的时候，不但没有厌恶感，不但没有带着好奇心，甚且还带有一种认同感，似乎我在他身上预感到了某种新的出路，适合于我心中刚刚冒出来的感觉和计划。总之，我决定最先把兰伯特仔细考虑一下。在我决定开始思考的时候，我要插进一件怪事：我完全忘了他住在哪里，当时在哪一条街上出的事情。屋子、阿尔福西娜、小狗、走廊，——这一切我都记得，即使我也可以画出来，但这一切发生在哪里，也就是说在哪条街上，哪个房屋里，——我却完全忘记了。最奇怪的是，我直到意识完全恢复的第三或第四天时，才想到了这一点，而此时我关注兰伯特已经很久了。

我复活后的最初的感触就是这样的。我能够觉察到的，只是一些肤浅和表面的东西，而那些重要的东西我大概还没有觉察出来。实际上，那

些重要的东西也许当时已经在我的心里有所确立并形成了，要知道我当时之所以埋怨和懊恼，可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给我端来肉汤呀！哦，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是多么的忧郁，有时候，特别是在独自一个人呆得很久的时候，我是多么的苦闷呀！而他们偏偏很快就明白，我和他们在一起会感到痛苦，他们的同情会使我烦恼，于是他们开始经常让我一个人单独待着了：他们真是聪明得太过头了。

二

在我恢复意识后的第四天，下午两点多钟，我躺在我的床上，没有人陪我。这天的天气是晴朗的，我知道四点钟太阳将下山的时候，就会有一条斜斜的、红色的光芒一直射进我屋子的墙角落里，用鲜艳的斑点照亮这个地方。我根据前几天的观察知道了这一点。在一小时后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形，关键是我预先就知道这种事，而且像一加一等于那么清楚，这让我大为光火。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突然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中，清晰地听到一些话语：“主啊，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上帝，宽宥我们吧。”这话说得很轻，紧接着便是一声发自胸中地深深地叹息，随后一切又归于安静。我迅速地抬起头来。

在这之前，也就是从昨天或前天起，我就看出在我们楼下的这三间房里的情况有点特别。在隔着大厅的那间小屋里，是母亲和丽萨以前居住的地方，现在显然住着另一个人。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声音，无论是在白天，还是在夜里，但只是一刹那的功夫，极短的一刹那，马上就完全恢复了的静寂，一连几个小时都寂静无声，因此我也就没有在意。昨天夜里，我还想准是韦尔西洛夫在那里，而且我刚这么想，他就很快走进我的

房间来了，虽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确切地知道，韦尔西洛夫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，搬到另一个寓所里去住了。至于母亲和丽萨，我早就知道她们两人（我想为了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吧）已经搬到楼上，也就是搬到我以前的那间“棺材”里去了，有一次我甚至暗想过：“那个地方她们两个人怎么住得下呢？”而现在，我突然发现在她们以前的屋内住着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完全不是韦尔西洛夫。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我居然能够很轻松地就下床走路了（在这之前，我还以为自己毫无力气呢），我穿上拖鞋，披上放在床边的那件粗毛羔羊皮的灰色长袍（这是韦尔西洛夫送给我的），然后穿过客厅，到母亲以前的寝室里去了。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切，把我弄得完全糊涂了：我怎么也料不到会有这种情形，于是我像生了根似的，在门口停住了。

那里坐着一个白发老人，长着又长又白的胡须。显然，他早就坐在那里了。他没有坐在床上，而是坐在母亲的长凳上面，不过背靠着床。他的身子挺得那样直，似乎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支撑，虽然显然生着病。他身上除了穿着一件衬衫，还披着一件皮大衣，膝盖上罩着母亲的披肩，脚上穿着拖鞋。看样子他的身材很高大，肩膀很宽阔，虽然有病，脸色有点惨白，身体很瘦，但整个人还是挺精神的，他的脸是椭圆的，头发很浓，但不是很长，好像有七十岁的样子。他身旁的小桌上，在左手可以触及的地方，放着三四本书和一付银质眼镜。虽然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，但我立刻猜到他是谁了，只是我还无法弄明白，这些日子里，他在差不多就住在我旁边，可怎么会安静得让我一直听不出个门道呢？

他看到了我，身子动也没有动一下，却默默地凝神注视着我，就像我看他那样，区别只在于我看他的时候露出无限的惊奇，而他却毫不诧异。相反地，他在这沉默的五秒或十秒钟之内，似乎把我的整个都打量透了，突然微微一笑，甚至轻轻地、不出声地笑起来，尽管笑容很快就消失了，

但那开朗和快乐的痕迹却留在他的脸上，而主要的是留在蔚蓝的、闪闪发亮的眼睛里，——可是由于衰老，他的眼睛周围布满了无数细小的皱纹，微肿的眼皮松垂着。他的这一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我觉得人在笑的时候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会让人看着就讨厌。因为在人们的笑意中，往往会流露出一种庸俗的意味，使笑的人的身份降低了一点，虽说笑的人对于自己的笑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几乎毫无所知。这就好比他在睡觉的时候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脸相一样，——通常情况下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有的人，即使睡着了，他的脸也会有一副聪明相；而有的人，即使是聪明的人，在睡着的时候，脸相却变得十分愚蠢的，因此显得很可笑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：我不过想说笑的人和睡着的人一样，多半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脸相。有很多的人们完全不会笑。其实这是善于或不善于笑的问题：这是一种天赋，是无法培养出来的。如果非要培养的话，除非对自己进行改造，使自己向好的方面发展，克服自己个性中恶劣的本能：到那时，这种人的笑才有可能变好。有的人只要一笑，就会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，让你一下子看透了他的底细。甚至那种公认为聪明的笑，有时也是可憎的。笑，首先要做到真诚，可人世间哪有什么真诚呢？笑，还需要善意，可人们在笑时多半是不怀好意的。真诚的、没有恶意的笑就是快乐，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人们哪有快乐可言？人们还会不会快乐呢？（关于我们时代的快乐问题——这是韦尔西洛夫的看法，我记住了这个看法）。人一快乐，就会将自己全盘托出，毫无保留。有些人的性格让你许久捉摸不透，但只要这个人很诚恳地大笑一下，那么他的整个性格就会让你了如指掌了。只要那些修养极高的人，才会快乐得有感染力，也就是说，才会有令人着迷的善意的快乐。我并不是指着他智慧方面的修养，而是指他的性格，他的整个人而言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看清这个人，想要知道他的灵魂，那么不必研究他怎样沉默，

怎样说话，或怎样哭泣，或甚至怎样被极其高尚的思想而激动不已，你最好在他笑的时候仔细观察他一下。这人笑得好——说明他就是好人。你应该注意一切细微的差别：比如说，不管他笑得怎样开心和朴实，他的笑无论怎样都不该让你觉得愚蠢。要是你稍微觉察出这种笑里有一点点愚蠢，——那就说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，即使他尽谈思想，把各种观念散播出来。如果他的笑并不愚蠢，但是在大笑以后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突然让你觉得很滑稽，哪怕只有一点点滑稽，——那么你就应该知道，此人并没有真正的，自我的尊严，至少不完全有。或者如果这个笑虽然并不勉强，但不知怎的，让你觉得有点儿庸俗，那么你就应该知道，这个人的天性是庸俗的，你以前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正直、高尚的东西，如果不是装出来的，就是刻意模仿别人，这个人以后一定变坏，会醉心于“利益”，而将正直的理想抛到脑后，就像抛弃青年时代的迷茫与过错一样，毫不惋惜。

这套关于笑的冗长的议论，我有意写在这里，甚至不惜打断故事的进行，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从生活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。而且我想把这个结论告诉那些即将出嫁的姑娘，虽然她们已经准备嫁给一个自己选定的人，但还在反复考验、疑惑不定地观察这个人，没有下最后的决心。但愿她们不要取笑这个可怜的少年，笑他硬要将自己的这套说教去指点自己根本一窍不通的婚姻大事。不过，我却懂得一点：笑是心灵最可靠的试金石。请看看那些婴孩吧：有些孩子会发出美好的笑——因此他们是可爱的。好哭的婴孩在我看来是非常令人讨厌的，而开心欢笑的孩子——则是天堂之光，是未来的启示，预示着未来的人将变得跟孩子一样天真无邪。而这老人刹那间的笑中，闪过的正是这种异常动人的婴孩般的魅力。于是，我立刻走到他面前去了。

三

“坐吧，坐在这里，腿站不稳了吧！”他欢欣地邀请我，对我指着自个身旁的那个位置，用同样闪闪发光的眼神继续望着我的脸。我坐在他旁边，说道：

“我认识您，您是马卡尔·伊万诺维奇。”

“是的，你起床了，那好极了。你是年轻人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老年人正在走向坟墓，年轻人要好好生活下去。”

“您有病吗？”

“病啦，两条腿最严重。还能走到门口那里，但是一坐下来，就肿了。我这是从上星期四开始的，天气一变（即天气转凉），我这腿又犯病啦。我以前一直给脚涂药膏。前年的时候，利希滕大夫——埃德蒙德·卡尔雷奇，在莫斯科给我开了一个的方子，那药膏还行，很有用，但现在却完全没有用了。此外，我胸脯也开始痛起来。从昨天起后背也痛，像狗咬了似的……夜里睡不着觉。”

“您住在这儿，怎么一点也听不见您的声音呢？”我插上去说。他看着我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

“你千万不要吵醒你的母亲，”他补充地说，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。“她整夜在我旁边张罗着，只是声音很轻，好像苍蝇一样。现在我知道，她已经躺下了。老人生病是真苦呀，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好像只要灵魂赖着不走，而是苦苦支撑着，还在留恋尘世的一切，看来即使重新开始，再活一遍，大概灵魂是不会惧怕的，虽然这样想也许是有罪的。”

“为什么有罪的？”

“这是一种幻想，而老人应该庄严地死去。如果带着抱怨和不满迎接

死亡，那么便是大罪了。但如，果他由于开心和快乐而热爱生命，那我想上帝是会宽恕的，会宽恕一位老人的。人很难知道，什么有罪，什么没有罪：这是超越人类智慧的秘密。老年人应该在任何时候感到知足，在清明明白中庄严地死去，在回首往日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应该为自己的时辰已到而高兴，就像叶落归根，因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秘密。”

“您一再提到‘秘密’，又说‘完成自己的秘密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向门外看了一眼。我很高兴此时只有我们两人在这里，而周围寂静无声。夕阳的余晖明亮地从窗子里照进来。他说得有点浮夸，而且不准确，但很诚恳，带着一种强烈的兴奋，好像真是欢迎我进屋来似的。但是，我觉察到他此时肯定正在发烧，甚至还烧得很厉害。我也有病，而且从我走进屋子的那时候起，也开始发烧。

“秘密是什么？一切都是秘密，我的朋友，一切都包含着天机。每棵树上、每根草里都包含着天机。小鸟儿啼唱，星儿在黑夜里面闪光——这全是秘密，同样的秘密。最大的秘密是，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什么样子。就这么回事，我的朋友！”

“我不知道您的话具有什么样意义……当然，我并不是在逗您，您要相信，我是信仰上帝的，但所有的这些秘密早已被智慧发现，即使尚未发现，也许在最短的时期内一定会发现的。植物学家完全知道，树木如何生长，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甚至知道鸟为什么啼唱，或者很快地会知道的，至于说到星星，不但已被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它们的一切行动也已经计算得十分准确，因此甚至可以预言一千年后某颗彗星出现的时间，一点也不差……现在连最辽远的群星的组合也已经知道了。你只要拿起显微镜——这是一种放大镜，可以把物体放大一百万倍——把一滴水放在镜子前面细看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整个新的世界，看到各种生物的整体生活，而这些以前也是秘密，但现在已经被揭开了。”

“我已经听过这种话，从人们的嘴里屡次听到过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伟大的了不起的事业，一切都是上帝赐予的本领，上帝不是白白地把生命的呼吸吹到人的身上，且说着：‘生活下去，去认识一切吧！’”

“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，但您总不至于是科学的敌人、是牧师吧？我是说，我不知道您明白不明白……”

“不，我从小也学过科学，虽然自己不聪明，但是并不抱怨，我虽然不懂，但别人会懂的。这样也许更好，因为每人有每人的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搞科学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。每个人都心比天高，每个人都想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我要是有本领，没准比任何人都厉害呢。可是现在我啥都不行，什么也不懂，怎么好自己夸耀自己呢？而你，既年轻又聪明，你的命运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学下去吧。你应该认识一切，在遇到无神派或无礼的人的时候，你能够在他面前对答如流，不至于被他们那粗暴的言语给难倒，并搅乱你那还不够成熟的思想。至于你说的那种显微镜，我不久前还看见过呢。”

他喘了一口气，叹息了一下。毫无疑问，我去看他，给了他异常的快乐。他渴望与人交往，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。此外，我敢肯定，他有时甚至还怀着一种不寻常的爱在看着我，这一点我是不会弄错的：他亲热地把手掌放在我的手上，抚摸我的肩膀……但是，我还得承认，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忘记了我，好像自己独自坐在那里，虽然还充满热情地继续说话，但好像只是对着空气说话一样。

“朋友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在根纳季修道院里有一个大智大慧的人。他出身贵族，做官做到中校，有许多财产。他活在上世，不愿娶妻室，已有十年离世独处，喜欢过宁静的，无声无息的隐居生活，使自己的情感不为尘世的忙乱所烦扰。他遵守修道院中的一切清规戒律，但不愿剃度。他拥有很多的书籍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书籍——他

自己对我说他的书籍价值八千卢布。他名叫彼得·瓦列里扬内奇。他在不同的时候教过我许多事情，我很爱听他的话。有一次我对他说：‘先生，您既具有那么大的智慧，十年来住在修道院内苦修，将自己的欲念完全斩断，——那您为什么不接受剃度礼，使自己更加完善一些呢？’他对我说：‘老人家，你说到我的智慧，但也许正是我的智慧困扰着我，而不是我在用我的智慧。至于您说我遵守清规戒律，说不定我早已越规破戒了呢，更不必说我已经斩断一切欲念了。我可以立刻舍弃金钱，弃官不做，把我的骑兵队的官衔立刻扔到桌上，但是始终不能离开这烟斗里的烟叶，已经有十年来想戒也戒不掉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当修道士，你又怎么能夸我斩断了欲念呢？’没想到他那么谦逊，当时使我非常惊讶。去年的圣彼得节^①，我又到那座修道院去——这是上帝引我去的——我看见他的修道室内有这么一样东西——就是所谓的显微镜，是他花很大的价钱从国外买来的。他说：‘你等一等，老人家，我给你看一件奇怪的东西，因为你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它。你瞧这滴水，像眼泪似的清澈，你现在瞧一瞧里面有些什么，你可以看出那些技师很快地把上帝所有的秘密全发现了，不会给我们留下一点点的。’我记得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其实，这种显微镜，我在三十五年前，就已经在亚历山大·弗拉基米罗维奇·马尔加索夫那里看见过。他是我的旧主人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的舅父，我们那块田产就在他死后移转给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的。他是一位威严的老爷，大将军，养着一群狩猎用的狗，我在他手下充当了多年的训狗师。他当时把这显微镜放好了，也是从外国带来的，吩咐全体奴仆，无论男女，挨次走过来看，把臭虫、虱子、针尖、头发，甚至一滴水都放在镜子下面看。说

^① 是圣徒彼得和保罗的一个宗教节日，在7月12日（俄历6月29日），主要在农村流行。

来也挺可笑：大家都不敢走过去，可是又害怕主人——因为他的脾气不好。有些人不会看，眯细着眼睛，一点也看不见，有些人却吓得直叫，奴仆的头儿萨温·马卡罗夫竟用双手把眼睛捂住，喊道：‘不管您把我怎样处置——我都不看！’当时就闹出了许多笑话。不过，我没有对彼得·瓦列里扬内奇说实话，没有说我在三十五年以前就已经见过这玩意儿，因此当看到他那么兴高采烈地让大家看时，我就相反，显得又惊奇又害怕的样子。他给我看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‘怎么样，老头儿，现在你想说什么？’我点头对他说：‘上帝说：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’然而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‘那就没有黑暗了吗？’他很奇怪地说出这句话，甚至没有一丝笑意。我当时很奇怪地看着他，但他好像生气了，不再吭声。”

“事情再简单不过了，您那位彼得·瓦列里扬内奇虽然在修道院里吃斋、做祷告，但他并不信上帝，而您恰巧碰到了那个时刻——如此而已，”我说，“此外，这个人也非常可笑的：他在给您看显微镜之前，想必自己早已看过十遍了，这第十一遍有什么可让他发疯的呢？真有点儿神经过敏……这是在修道院里养成的。”

“他是一个纯洁的，才智很高的人，”老人正色地说，“而且他也不是不信仰上帝，他这人因为太有智慧，所以很难心平如镜。眼下在那些贵族和学者中间，这样的人有很多。而且我还要说，人家这是自己惩罚自己。但是，你可以从他们身边绕过去，不要惹恼他们，在夜里睡觉之前祈祷时提起他们，因为这些人正在寻找上帝。你睡觉之前祷告吗？”

“不，我认为这纯粹是形式。不过，我应该老实告诉您，我很喜欢您的彼得·瓦列里扬内奇：至少他不是个草包，而是一个人物，有点像我们俩都认识的、跟我们俩有密切关系的那个人。”

老人只注意到我的回答的第一句：

“朋友，你不做祷告是不应该的，做祷告多好呀，不管是夜里睡觉

之前，早晨起床之后，还是半夜里醒过来，一做祷告心里就会充满快乐。我跟你讲一件事吧！去年夏天，七月里，我们赶着去圣母修道院朝圣。一路上，我们越走越近圣地，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人就越多，最后将近有两百人，大家都赶去吻神圣而非凡的圣尸，那是两位伟大的显灵者阿尼基和格里戈里的圣尸。有一次，我们在野外过夜，我在清早以前醒来，大家还睡着，连太阳都还没有从树林背后露脸呢。我仰着头，向周围张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到处都是说不尽的美！一切是那樣的恬静，空气很轻柔，小草在生长着——长吧，上帝的小草，快快长吧！小鸟儿在鸣唱着——唱吧，上帝的鸟儿，尽情地唱吧！婴孩在一个女人怀里啼哭——哭吧，小人儿，愿上帝保佑，哦，小家伙，快快长大，好好享受幸福的生活吧！你知道吗，自从我有生以来，好像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一切融进了我的内心……我又重新躺下，轻松地睡着了。活在世上真好呀，亲爱的！我的病只要一减轻，到了春天我还要外出。至于秘密，那甚至更好些，它让人心里感到又畏惧又奇妙，这种畏惧让人心醉神迷：‘上帝呀，一切都归于你，我自己也归于你，你接受了我吧！’不要抱怨，年轻人：正因为有了秘密，所以才会更加美好。”他动情地说。

“‘正因为有了秘密，所以才会更加美好……’我会记住这句话的。尽管您表示得很不准确了，但是我明白……使我吃惊的是，您所知道并了解的东西，比您说出来的要多得多。不过，您好像是在说着吃语……”我脱口地说出，望着他那双兴奋的眼睛和煞白的脸。但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亲爱的孩子，”他又开始说，好像继续前面的话，“你知不知道，世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？一个人的记忆只能限于一百年。人死了之后，在一百年之内，他的孩子们，或见过他面的儿孙们还能记得他；一百年之后，虽然还有人会怀念他，那也只是一种口传和想象而已，